

■“三农”观察

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实效

杜志雄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办好老百姓的事，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带领群众发展经济、搞好乡村治理。”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肌体的“神经末梢”，也是乡村善治与富民兴村的基石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就要以组织振兴夯基固本，把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提质、群众增收、乡风向善、治理有效的行动优势。

实践证明，凡是发展得好的乡村，都有一个好支部、好书记。近年来，各地广纳致富能手、返乡青年、退役军人等人才进入村两委，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“头雁”队伍，持续为村庄发展筑牢组织底盘。在选好“当家人”的基础上，通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议事决策机制，将分散农户、经营主体凝聚成发展共同体，共商发展路径，有效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。

农村富不富，关键看支部。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是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最直接的体现。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，过去，农户单打独斗难以对接大市场。这些年，各地探索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、党员放在关键岗位上，推广“党支部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由党组织统筹盘活闲置资源，对接龙头企业、科研机构和销售渠道，统一标准和品牌，有效延伸了产业链，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。

从各地探索看，村级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有很大发

挥空间。比如，有的领办合作社，发展特色种植、林下经济、农文旅融合项目；有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打通政策落地、技术服务、市场对接的堵点；有的围绕产业布局，开展农技、手工、电商等技能培训，搭建劳务对接平台，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近就业，实现“顾家增收两不误”。通过村级党组织牵线搭桥，充分发挥组织引导作用，可以帮助解决发展中村民自身“干不了、干不好”的事。

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石。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“主心骨”，但治理不是干部“独角戏”，而是群众“大合唱”。要积极搭好议事平台，完善村民议事会、村务监督机制，重大事项让群众商量、过程让群众监督、成果让群众评判，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、集体资产管理的积极性。目前，有不少地方注重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治理体系，依托党组织牵头激活村民代表、志愿者力量，对邻里纠纷、土地争议、民生诉求，他们靠前倾听、靠前化解，消解矛盾于萌芽状态，避免小事拖大。同时，用好村规民约、红白理事会等方式推进移风易俗，涵养文明淳朴乡风，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之路。

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实效，在基层蔚然成风。放眼未来，要不断总结经验，持续发挥党组织在拓展新产业新业态、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过程中的优势，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稳定有序、和谐美的基层根基。

近年来，各地持续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“头雁”队伍——

走近四名“80后”村支书

河北省鸡泽县鸡泽镇西营村党支部书记甘姿明——

“没错，我为我们村带货”

【人物档案】甘姿明，2025年11月起担任西营村党支部书记。

一转眼，那个爱刷短视频的女孩，站到镜头前当起了主播。没错，我为我们村带货。

去年11月，当选村支书后，我一下子成了全村2823口人的“当家人”。搁一年前，我从没想过——我学的是师范专业，本想留城当老师，是前书记王永申一通电话把我喊了回来：“乡村振兴，得让有知识的年轻人回来挑担子。”

回村第一关，是村里人的眼光。“小毛孩子能干啥？走吧走吧。”入户走访时，我吃了不少闭门羹，委屈得眼泪掉下来。哭完了擦干泪，又变回那个雷厉风行的“甘书记”。

村里集体经济薄弱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。我一直琢磨，究竟靠什么路子，能实实在在帮乡亲增收致富。

县里推动的直播电商工程，点醒了我。村里有的是箱包、辣椒酱、麻糖等乡土好物，可我是直播“小白”，一对镜头就紧张，张嘴就卡壳。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份“星主播成长计划”，从零开始系统学习。深夜忙完工作到家，我常常对着镜子默默练口播。有时躺床上，脑中突然蹦出一句合适的文案，我就一骨碌爬起来，赶紧记下。一条几十秒的短视频，反复拍摄十几遍是常有的事。

反复摸索中，我找到了属于我们村直播间的风格：背景就是村委会白墙，简单穿着，带点儿乡土口音跟网友唠家常。偶尔上错了链接，我也大大方方跟网友道歉。不少粉丝看着我一点点成长，纷纷留言打气：“好村官，加油！”还有网友说想来西营村旅游打卡。除了直播带货，我还拍短视频记录村庄风情，把乡愁传递出去。

今年4月，我发布的一条家乡短视频意外走红，播放量54.6万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抓住这波流量，为村里箱包产业助力，为此一次次上门做箱包厂负责人的思想工作。开播仅一小时，后台就跳出9个订单，箱包厂老板感慨：“这姑娘真靠谱，还真给卖出去了！”



大家一起强，才是真的强。我拉着村两委班子一起加入直播队伍。56岁的村委委员甘江民第一次试水，紧张得不停搓手，黝黑的脸涨得通红。我就带着他练，慢慢地，他也能从容面对镜头。直播结束，我们分析后台订单数据，把消费者的喜好反馈给厂家。靠着线上引流，村里的箱包厂从原先2家发展到5家，解决了100多名闲散劳动力就业。不少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有活干。当村支书，既要有本领，还不能娇气。为给村里争取修路项目，我冬天一趟趟跑镇里，心急路滑连人带车摔进泥坑，下巴都磕破了，好疼啊。但看着坑洼的道路一点点修整完毕，辛苦又变得值得。

最让我倍受鼓舞的，是乡亲们态度的转变。78岁的魏九娥奶奶逢人就夸：“以前觉得这小丫头能干个啥？现在你看，路修了，下水道通了，这闺女，中！”

乡村振兴的道路上，我愿意当好家乡好物的推荐官，当好群众的领头雁，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干，让西营村在时代浪潮里，绽放属于它的光彩。

（本报记者史自强采访整理）
图①：甘姿明在直播带货。受访者供图

青海省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上滩东村党支部书记候正元——

“事儿真办成了，特别有成就感”

【人物档案】候正元，2026年1月起担任上滩东村党支部书记。

2024年毕业时，学医的我原本在外地诊所找好了工作，电话邀我回村帮忙。几经考虑，我回到了出生的地方。再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心里莫名地踏实。在村委会帮忙的一年里，我努力多学、多看、多问，跟乡亲们也渐渐熟络起来。

今年选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，380多人投票，我得票大半。一个00后，在大伙儿眼里是小辈，凭啥带领大家做事？老支书打消了我的顾虑：“村里总要有年轻人接担子。”他也没完全撒手，还留在村两委班子里带我。

让大家接纳，没啥诀窍，关键是诚意。刚上任，我一家家人户了解情况。有一家低保户，腿脚不方便，也不了解优惠政策申请流程，我代他跑腿，他说“正元是个好娃”。有村民说，路灯总是不亮。今年结合“为民办实事”的契机，我提出申请更换。还有村民反映，村里井盖破损严重，我和驻村帮扶工作队一起争取资金，15个井盖换了新。



今年夏天，青藏高原暖湿化引发的汛情较多，我跟村里人商量，不能因为戈壁滩常年干旱，就不重视汛期水患。村里组织了几场演练，通过大喇叭、敲锣、敲门转移，帮村民树立安全逃生意识。

大家对“小候”的认可度在提升。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个开头。我们村是个农业村，产业模式相对简单。怎么发展村集体经济，是摆在面前更大的课题。当“小候”成“老候”的时候，上滩东村定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。

（本报记者乔栋采访整理）
图②：候正元（右一）入户宣传防止返贫申报政策“明白纸”。李晓锋摄



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——

“我这个‘黑铁蛋’，‘黑’得其所了”

【人物档案】王浩，2024年4月起担任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。

今年重阳节这天，藤花峪村文化广场十分热闹。音乐一响，村里的舞蹈队拿着扇子 in 广场中央欢快地跳了起来，一侧的套圈、夹鸡蛋等小游戏前排起了长队，笑声此起彼伏。爱心食堂里，菜一盆盆端上桌，100多位老人围坐一起，吃得满头冒汗，乐得不拢嘴。

我端着碗坐在桌边，旁边李大爷往我碗里夹了块鸡肉，翻来覆去看我：“小王书记，你看着比刚来的时候黑了两个度！”

我刚来的时候，村子还不是这个样子。藤花峪集体经济底子薄，平日常冷冷清清。对内，邻里纠纷、农田灌溉缺水等“陈年旧事”理不清；对外，村子被群山包围，农产品没有好的销路。

作为村支书，我就一个想法，让大伙儿日子更红火。面对村里的各种“疑难杂症”，我和驻村第一书记记不是跑区里镇上争取资金，项目，就是跑村民家里核实情，解纠纷。一年多下来，400多米老旧水渠修通了，4座拦河坝立了起来，全村200多户喝上了全天候自来水。

去年把这一年干的工作剪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，收获了网友上百万的点赞，评论区都说我是“把申论写在了大地上”，回头照照镜子，我这个“黑铁蛋”，“黑”得其所了！

水通了，路好了，乡亲们的腰包怎么鼓起来？去年4月，我拉上我们村的80后哈工大硕士高安勤、90后海归李亚，组起“助农铁三角”，村民们主动把

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龙兴村党总支书记林佳——

“一步一个脚印，总能走出样子来”

【人物档案】林佳，2025年11月起担任龙兴村党总支书记。

在全镇村社主职干部里，我是最年轻的。有人当面喊我“小林书记”，也有人在背后叫我“娃娃书记”。说实话，刚听到这些称呼，我心里是打鼓的。

2022年，我大学毕业回到隔壁干江镇文化站做社工，兼出纳。社工干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基层琐事，没想到这段经历成了我后来的“预备课”。

去年，镇里找到我，说龙兴村班子的平均年龄快50岁了，希望有年轻人顶上去。我犹豫过——虽是本村人，可村民看我的眼神写着疑问：这么年轻，又是个女孩，行不行？家里人也替我捏把汗。但我想，村里的路我从小走到大，总要有有人接这一棒。

上任第一道坎，是说话。我方言听得懂，却说不地道。你一张口是普通话，村民就当你是“外地人”，话到嘴边留三分。于是，我有空就多听多练，现在拉家常基本没问题。语言通了，心就近了。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：想干好工作，得和村民坐在一条“板凳”上。

今年，接连三场台风影响玉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第一场台风来时，全村该转移的都安置好了，只剩85岁的王阿婆。她独居，眼睛看不见，还要定时注射胰岛素，说啥也不肯走。我和村干部前后跑了三趟。前两趟，门开了，人摇头。第三趟，我蹲在她跟前，把安置方案一条条讲给她听：送您去村卫生院的安置点，打针、吃饭都有人管。阿婆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点了头。那晚我还冒雨去巡了龙攻门水库，雨砸在脸上生疼，脚下却不敢停——水库安不安全，关系着下游多少人。

一个多月后，台风“白海豚”又来了，雨更凶，村里积了水。我们连夜疏通下水管道、清理倒伏树木，24小时轮班盯着，全村无一人伤亡。

村里的事大多是小事，可小事连着人心。龙兴村由3个村合并而来，隔壁有工业区，村内分散着铜加工、阀门配套的小厂，本村加上外来务工人员足有



3000多人，琐碎的事不少。今年夏天，有村民反映水库边的路灯不亮，护栏也坏了。我去现场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——旁边就是水，老人孩子经过多危险。我当即联系片区电工和镇里农水办，一两周就把灯和护栏全修好了。

还有一回，村庄旁规划高铁线路，项目组出于安全考虑，建议拆除果农爷爷家的大棚。老人家答应配合，我看见他望着棚里刚冒头的小瓜苗、小葡萄的眼神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我跟项目负责人商量：能不能用加固代替拆除，并接受安全验收？电话打了好几通，又请他们到现场看，对方终于同意了。我把消息告诉毛爷爷，他乐呵呵地说：“等葡萄成熟了，到时候来摘！”那一刻我懂了：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就看你愿不愿多替对方想一层。

现在最让我盼着的，是柚香东路一、二期马上就要竣工通车。路一通，沿线规划中的工业园区就能动起来，把企业请回来，村集体靠租金、物业管理费就能多一笔稳定收入。接下来，我还想盘活闲置地块，建人才公寓和综合楼，让来村里打拼的年轻人住得好，也让村集体的“钱袋子”鼓起来。

这一年，我晒黑了，也瘦了几斤，但心里亮堂。村里的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总能走出样子来。

（本报记者秦皓采访整理）
图④：林佳（右一）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接王阿婆前往安置点。张莺莺摄



《乡村全面振兴规划（2024—2027年）》提出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

数据来源：2025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等

本版责编：郁静娴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